

古典诗词中的苏州城池影像

陈璇

“三生花草梦苏州”，这是清代大诗人龚自珍用来抒写他对于苏州的向往之情的诗句。苏州，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是一座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两千多年来，苏州城一直温婉如女子，枕着小桥流水，站立在世界的东方；苏州城亦如白发苍苍的长者，为每一位驻足的旅人讲述着这座城的历史沿革与文化积淀。如今，苏州城仿佛是一位年轻的小伙，正在朝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迈进。古老与现代在这里完美结合。而古城（亦称“城池”）是苏州历史文化的灵魂和沧桑巨变的见证者。自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以来，古代苏州的城池便一直出现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其实，苏州亦是一座诗性的城市，自汉以来的文学家，或生于斯，或流寓于斯，凡是在这里停留的文人，都能在此找到题材，从而激起情思，将对苏州的喜爱之情付诸笔端。这些诗词，多角度、多方位地描写苏州城池，进而记录生活在苏州城内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社会交际活动，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文献材料。同时，作为城市文明的另一种抒写方式，这些古典诗词也是城池文学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在苏州城池影像记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苏州城池及其形制的总体描绘

“吴趋自有始，请自阖门起”，这是晋代著名诗人

陆机脍炙人口的《吴趋行》中的诗句。吴趋，为古代苏州六十坊之一。而陆机的《吴趋行》借乐府杂曲歌辞来描述吴郡（即现在江苏苏州）宏伟的建筑，丰富的物产。陆机，是晋吴郡华亭人，从他的这首诗中，我们读出了关于乡邦文化的浓浓的自豪感，也从这首诗开始，历代文人对于苏州城的歌咏不绝于耳。

1. 彼美吴姝唱，繁会阖闾邦：关于阖闾大城的题咏。

北宋著名词人贺铸在《水调歌头》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彼美吴姝唱，繁会阖闾邦。千坊万井，斜桥曲水小轩窗。缥缈关山台观。罗绮云烟相半。金石压振撞。”词中记录的正是古时阖闾城的繁华景象，而阖闾城，正是古代苏州城的代称。

史书记载，春秋时，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¹⁾在一片水网地带，伍子胥为吴王阖闾筑起大小二城，大城即现在苏州城的雏形。从文献记载看，阖闾城采用了“外郭、大城、小城”三重城的形制。

《越绝书》有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²⁾大城外有“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内有“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³⁾这样的形制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建设制度基本

一致。小城供帝王和贵族居住，号称宫城。吴小城的周围与大城一样，有城壕环绕，因为依水筑城，2500多年来，苏州水路未变，城址也就始终保持如初，这在世界建城史上或许该算是个特例。

此后，阖闾城几经兴废，至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苏州城墙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治和加固。从现存南宋《平江图》可知，宋代平江城的城市布局与现在的苏州城大致相同。街道以双棋盘式构建布局。子城位于城内偏东南，平面为纵长方形，其他的城市布局，主要以它为中心，环布左右。子城北部，街道河流密集，主要是居民聚居区。城西南则有驿馆、府学及贡院等。城内有各类行业街市，如米行、花市等。城内四周邻近城墙处还建有多座军寨。城内园林以水为特色，均巧妙地依水而筑。城内南北河道六条，东西河道14条，有大小桥梁300多座。全城共有古塔12座，跨街楼坊65座，还有庙宇寺观近50处。明清两朝，苏州城墙也是屡经战火，又屡次修葺。应该说，自伍子胥筑阖闾城后，苏州城市的基本规制大体未有大的变化，经宋而及明清，苏州城池得到了进一步的修建，城市进一步繁荣，而“阖闾城”也因此成为了苏州古城的代名词，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屡屡出现，成为了古代苏州城市书写的关键词。

2. 朝游盘门东，暮出阊门西：关于苏州城门的题咏。

“朝游盘门东，暮出阊门西”，这是北宋诗人王安石《泊舟姑苏》中的诗句。盘门、阊门，都是古代苏州城的城门。尽管随着历史变迁，这些城门在不同的朝代有的废塞，有的更名，甚至有的被拆建多次，但苏州城门一直是历代文人笔下的宠儿。以阊门为例，曹雪芹《红楼梦》开篇就赞阊门“最是这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阊门，位于现在苏州城的西北，乾隆《吴县志》卷之七《城池》中记载：“《越绝书》作昌门。旧《志》：宋承平时，有楼三间，甚宏敞，苏舜钦尝题诗其上。《续记》云：此门旧有李阳冰篆额，建炎中，门废。宝祐二年，赵汝历复建。”⁽⁴⁾阊门在晋代高楼飞阁，十分壮丽。其后沧桑变幻，迭经兴废，至宋，阊门仍然有门楼三间，很为宏敞。苏舜钦曾题诗其上，有“家在凤凰山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之句。明代重新阊门，郡守刘公踬在城楼宴客，诗人徐有贞即席赋诗，有“人间看尽三千界，天上移来十二楼，双手可将红日捧，扶桑只在面阑东”等句，足见明代的阊门城楼，壮观依旧。其次，因阊门最早时为伍子胥所建，“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阖闾风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

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⁵⁾。在这里，阊门被赋予了一种征战胜利的王者气象，也彰显了吴王阖闾励精图治的称霸精神，因此，久而久之，阊门意象在诗人词人的笔下就有了历史的凝重感，心怀天下、或是失意落魄的文人路过阊门，都会在此歌以咏怀，以抒发自己内心之声。如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的《阊门怀古》：“独鸟下高树，遥知吴苑园。凄凉千古事，日暮倚阊门。”此外，唐代李商隐也有关于阊门的《无题》诗：“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这类的咏怀诗大都将阊门与“吴苑”“吴宫”“吴王”联系起来，以发思古之幽情，也正是这老阊门，见证了朝代的兴衰与历史的更替。再次，便是借阊门而讴歌姑苏繁华的诗句。金阊繁华，历代歌咏者不绝，单《阊门即事》诗就有好多，唐代的张继，明朝的唐寅都曾经写过。而唐寅的《阊门即事》流传更广：“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清代孙嘉淦在《南游记》里提到苏州阊门，用了这样的描述：“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⁶⁾乾嘉年间，十里金阊店铺多达数万家，丝绸、染织、烟草、米行、菜馆、药材、古玩、酒肆、珠宝、戏院、青楼等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民宅、会馆、行帮、商会又与之比邻，阊门一带是真正五方杂处之地。这些，在历代关于苏州的诗词题咏中都有所体现。

二、通过城池题咏描绘苏州的水乡民居生活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这是首家喻户晓的唐代诗歌，杜荀鹤在诗歌里描绘了苏州城的水巷、小桥、人家，也成了最经典的苏州影像。在中国建筑史上，苏州城池的设计是独具匠心的，其城门在设计安排上都是水陆门并开。陆门走车，水门行船。由于苏州地处太湖之滨，水网绵密，伍子胥在开发阖闾大城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这一特点，因地制宜，引水入城，而到了唐代，这种水陆双棋盘式的骨架就基本定型了。因此，苏州人的传统往往是临水而居，其民居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特色；同时，苏州人的传统往往又是“以船为车，以桥为马”，其行旅有“水上交通”的特色。于是，“临水而居的人家”“朝发晚归的菱舟”“烟柳掩映下的桥梁”等便成了历代题咏苏州的诗词中常常出

现的元素。唐代白居易有《登阊门闲望》诗：

阊门四望郁苍苍，始知州雄土俗强。
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
阊间城碧铺秋草，鸟鹊桥红带夕阳。
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
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
曾赏钱唐嫌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

“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是对苏州邻水筑屋，人家前门临街，后门临河，有踏步与水相接的特色民居的生动描绘。

一般来说，江南的水乡民居的布局形式大致有三种：第一种称为面水民居，即所谓的“门前石街人履步，屋后河中舟楫行”的前街后河格局。前街可作为店面经营各种商品；而屋后则具有很浓的生活气息，几乎每家门外都有一个小小的岸驳，主妇们可以在此洗衣、洗菜、淘米，而来往的小船也可在此停泊。第二种称为临水民居，即所谓的“人家尽枕河，楼台俯舟楫”的屋室半悬于水面之上，下面用桩或柱打入水底作为支撑。第三种称为跨水民居，即所谓的“轿从门前进，船从家中过”的以廊、桥跨河建宅的水上人家。这种跨水民居一般占地较大，建筑更是百转千回，楼在桥边，窗在水上，水道与主道一起直通主人家的客厅。应该说，江南民居的布局体现了江南建筑艺术的无穷意味，形成了丰富天真的建筑表情，是中国民居建筑史上较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苏州更是江南水乡民居的重要代表之一。也难怪其会成为历代歌咏的对象。

除此以外，文人们对苏州的水和苏州的桥也是格外偏爱的。明代岭南大诗人区大相的《胥门》诗：“蓼花风气渚莲飘，处处菱舟趁晚桡。吴苑几年无霸气，胥门终古有归潮。枫林竹岸斜连郭，水寺溪林尽带桥。独有馆娃宫外柳，年年烟雨锁长条。”将苏州城“处处菱舟”的传统交通样式以及“架石飞桥，以水称景”的桥梁形态刻画的鲜活感人，诸如此类的诗词作品更是举不胜举。

三、通过苏州城池意象记录人生感怀

五六千年的农耕土壤，三千年的吴文化根基，两千五百年的春秋故都，一千五百年的佛道教文化熏陶，一千年的唐代城市格局和八百年前宋代街坊风貌以及明清五百多年的盛世文明，这就是苏州古城。

由于苏州城历史悠远，又几经兴废，自然就成为了历代文人笔下诗词创作的对象，并被寄寓着各种人生感怀。自伍子胥建阖闾城起，两千五百多年，苏州城的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也几经兴废。先有吴越之战，城池几毁。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建城。公元前473年越军大破吴军，吴国灭亡，城池又被毁。此后，苏州城经历了南朝梁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唐末年藩镇割据、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以及元末张士诚据苏时的纵火齐云楼，子城、大城俱毁。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从盘门进入，城南惨遭屠戮。清咸丰十年（1860），清军与太平军作战，阊门内外顿成焦土，城内外寺观名胜也遍遭摧残。朝代兴亡，兵灾人祸，苏州城池屡遭毁坏，之后又都屡屡重建重修。历代文人来此，站在城楼之上，看到的是眼前的城池，想到的却是几千年来的朝代更替，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⁷⁾因此，历代文人以“怀古”为题，记录苏州城古今演变的感怀。一方面，是他们对吴王阖闾兴王霸业的敬佩和景仰。“破楚门前气象雄，九天阖闾信潜通”⁽⁸⁾，上文已述，阊门又称破楚门。吴楚之争由来已久。原先，吴国为强楚的属国，自寿梦起，两国交战，各有胜负。吴王阖闾即位后，“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⁹⁾，以楚国旧臣伍子胥为相，以齐人孙武为将军，使国势日益强盛。公元前506年，吴军在孙武、伍子胥率领下，从淮水流域西攻到汉水，五战五胜，攻克楚之郢都，逼得楚昭王出逃。而吴国也一举成为雄踞一方的强盛国家。因此，每每在家国动乱之际，“阖闾兴霸”就成为了有志之士激励自身的动力与努力的目标，由此，诉诸笔端，形诸纸上。另一方面，是对夫差亡国的反思与总结。与阖闾的励精图治相比，夫差在得胜后的骄奢淫逸以及穷兵黩武，使其最终兵败亡国，不得不拔剑自刎。有人将夫差的亡国归罪于西施，而文人创作的关于苏州城池的怀古诗词中就有一类为西施平反的作品。“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这是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的诗作。此诗描绘了苏州灵岩山的香径和长洲荆棘丛生的景象，联想到吴王夫差荒淫无道，认为他一切的倒行逆施都足以亡国，而根本不是因为被西施的美色迷误造成的。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了当年吴越争霸之事，否定了前代女祸误国的错误看法。

在中国诗坛上，“惜别”一直是诗家的重要题材。古人或为拜师游学，或为求取功名，或为仕途

奔走，或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走异域而离别亲人、恋人、友人。古时交通不便，路途艰险，通讯落后，所谓“一别心知两地秋”，因此，临别作诗或赠诗意义重大，用以寄托相思相知之情。而离别诗中，诸多意象往往交织在一起，如“长亭”“南浦”“柳”“芳草”“酒”等，这些表达别离主题赖以生发的意象，往往被作家们交织在同一首作品中，共同负起烘托、渲染及写照、象征离愁别恨的使命。在苏州，城墙、城门也同样作为离别意象出现在历代诗人词家的笔下。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别苏州》二首之二：“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刘禹锡，原是京官监察御史，“永贞革新”后受尽冷遇，被贬为苏州刺史，“大和六年（832）二月，至苏州。”⁽¹⁰⁾刘禹锡在苏州任上，正逢水患，他向朝廷奏报请求救济，为苏州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深受百姓爱戴。《年谱》称“禹锡在苏两年余，政绩为世所称。”⁽¹¹⁾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刘禹锡在苏州三年，后又调任汝州刺史。离开之际，他作了两首《别苏州》，这是其二。从诗中可知，诗人应是从水路出城，经过苏州古阊门，离开苏州城。刘禹锡，世称“诗豪”，其诗作常常放旷潇洒，但是在这首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浓浓的离愁。秋风吹柳，是古诗中最常用的“离别”，面对分离，诗人一反往日的通达，用了“魂销”一词，种种流连之情溢于言表，而阊门，则见证了诗人的这种情怀。

如果说刘禹锡表达的是一种情致绵长的惜别之情的话，那么，宋代的苏舜钦《过苏州》诗中则是另一种对于姑苏城的喜爱之情。“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苏舜钦集编年校注》称“此是舜钦‘适越’之行过苏州之作。陈衍《宋诗精华录》选录此诗，评云：‘三四为苏州风景。’”⁽¹²⁾从首句可知，苏舜钦从盘门舟行，看到的满眼“绿杨白鹭”之景，由此景引出“近水远山皆有情”之句。盘门位于苏州城西南处，古运河之畔。有盘门、瑞光寺塔及吴门桥三景。现存的盘门与南宋《平江图》碑所绘，方

位相符，总体布局和建筑结构基本保持元末明初旧观，水陆两门南北交错并列，是苏州现今唯一保存完整的古水陆城门。而这种水陆门对峙的城门设计，也为现今海内仅有之例。苏舜钦去杭州，途经苏州，深深为苏州的美景所吸引，因此，才有了“无穷好景无缘住”的慨叹，也正是因为对苏州的喜爱，他才会于宋庆历五年（1045）流寓苏州之时，筑沧浪亭，自号沧浪翁。

苏州，既有园林之美，又有山水之胜，而苏州城，用其坚固的城墙，缠绵的护城河，围造出一方灵秀之地。而所谓“诗言志、词言情”，历代文人墨客用诗词题咏来吟唱苏州城池的沧桑变迁以及苏州城市的清嘉风物和锦绣人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古代苏州城的重要影像，同时，作为城市文明抒写的一部分，这些诗歌对于我们了解苏州市民的生活居住方式以及风土人情有着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

[本文为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传播视域下的近代报刊所载古典诗词研究”（项目编号：2012M51129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城市文明与近代海上词坛研究”（项目编号：2011SJD750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 (1)(5)(9) 赵晔：《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第25页，第30页。
- (2)(3)《越绝书》卷二，民国涵芬楼影印线装本。
- (4) 乾隆：《吴县志》，清乾隆十年刻本。
- (6) 孙嘉淦：《南游记》，广益书局，1933年版，第27页。
- (7) 毛萑传、郑玄笺：《毛诗诂训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 (8) 姚承绪：《吴趋访古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 (10)(11) 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1页，第184页。
- (12) 苏舜钦著，傅平骧、胡问陶校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1990年版。

（作者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研究院，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